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无根令


eBOOK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无根令

阿宁

县委书记李智的写字台上摆着两部电话，一部天蓝色，一部是红色。红色的醒目，电脉冲的铃声虽然不刺耳，却能盖过其他声音，如果两个电话同时响，天蓝色的电话根本听不见。

李智给予两个电话不同的待遇，是因为打红色电话的都是特殊人物。今天这个电话是傍晚打来的，李智拿起电话，听见里面有个略带沙哑的女声问：请问，您是李书记吗？

李智一怔，知道这个电话号码的都是熟人，有的甚至叫他小李。现在他想起不起这个声音是谁的。他沉吟了一下，说：我是李智。

电话里说：我是陈爱兰。

李智的脑子快速反应着，眼前一亮：哦，是陈厅长啊。您好，没想到是您打电话来，我太高兴了。说着额上出了一层细汗。他本来正要洗脸，听明白了是谁就把手里的毛巾放下了。写字台上有他刚刚起草的一个讲话提纲，他没注意到毛巾已经把提纲弄湿了。

电话里的陈爱兰，以前是省交通厅副厅长，现在退休了。不过她还是省委副书记刘德江的爱人，在别人看来，这要比交通厅副厅长厉害得多。

李智只见过她一面，年初她陪着刘书记到县里来过，到小辛庄乡看望乡镇企业家，在天华毛纺集团的贡天华经理家吃了一顿野菜馅的饺子。当时贡天华说：这种野菜以前是我们半年的口粮，现在成了吃稀罕了，人人都抢着吃。

刘书记说：好吃，我看你们应该开发一下这种野菜。

那顿饭在外界很有影响。因为贡天华什么菜也没做，除了饺子就是几瓣大蒜和山西老陈醋。刘书记和陈厅长偏偏就爱吃他的饺子，吃饭时贡天华问喝不喝酒，喝酒我给您弄几个小菜。

刘书记说：不用弄菜，饺子就酒，越喝越有。贡天华真就什么菜也没弄。县里人都感慨贡天华敢这么接待刘书记，也感慨刘书记真愿意吃他的饺子。

饺子现在哪儿没有啊，出差的人都愿意吃饺子，因为最便宜。

后来刘书记到另一个乡，那个乡的薛天华给刘书记准备的是元鱼宴，刘书记看了一眼就要走。薛天华说：都做好了，怎么也得吃了再走啊。刘书记笑着说：你这不是敬我，是害我啊。你想想，我在你这儿吃一顿元鱼宴，用不了三天全省就知道了，那我是什么影响？不吃了，我们到别处吃去。说得薛天华满脸通红。

县里人说：虽然都是集团公司老板，从一顿饭上就看出了两个人的高下，全省这么多乡镇企业家，有几个敢给省委领导吃野菜的？贡天华不简单，把省委书记的心思摸透了。

只有贡天华的老婆说：什么野菜，我们家花了五万多块呢。人们奇怪：一顿饭怎么能花那么多钱？记得刘书记走时，贡天华装了一提包野菜塞在陈厅长手里，一包野菜能值几个钱？贡天华的老婆又不说了。这一来人们对贡家和省委副书记的关系又产生了种种猜测，反而把贡天华弄得更神秘了。

当时陈爱兰还没退休，吃完饭她把小辛庄乡的公路建设看了一遍，这条公路省交通厅也投了资，陈爱兰对公路很满意，说是样板工程。

陈爱兰是个和蔼的女同志，李智对她印象非常好。他一边在电话里问候着刘书记，一边猜测她打电话的意图。他有个直觉，这电话跟贡家有关。果然，寒暄了一会儿陈爱兰切入正题，问：听说你们最近要调整各乡领导班子？

李智说：有这个打算。

陈爱兰说：我给你提个建议，调整时是不是考虑一下小辛庄乡的贡存义。

贡存义是贡天华的二儿子，现在是小辛庄乡的副乡长。陈爱兰说：我跟他仅仅是工作关系，过去他在乡里抓公路建设这一块，给我的印象非常好，认真、负责，有一定的工作能力，他给家里做工作，为公路捐了不少钱。一个干部肯为老百姓做出牺牲，我觉得这样的干部很难得。

李智说：是啊。只是，您觉得怎么安排他合适呢？ he现在是副乡长。

李智问完就后悔了，这种话怎么能让领导直说呢，没想到陈爱兰直截了当说：我看他当小辛庄乡的党委书记也满够格。现在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嘛，都那么按部就班，就把人才压住了。

李智说：我们一定认真考虑省委领导的意见。

陈爱兰说：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，不代表别人，你可千万别有思想负担啊。

李智说：没有，没有。您能给我们提建议，是对我们工作的关心，我们非常感谢。

放下电话，李智心里有点儿发闷。他用毛巾按住额头想了一会儿，才发现刚才写的提纲润湿了。他有点儿沮丧，想再重新写，脑子却怎么也集中不起了。

他到皮县已经快三年了，头两年一直很顺利。

从今年年初开始，各种各样的流言、猜测在县里盛传着。有人说他要调走了，有人说地委领导对他不满意了，还有人说他跟县妇联某个人关系暧昧，追问到底是哪个，说出来的那个他竟然根本不认识。你不能去辟谣，一辟谣反而把事态扩大了。

到皮县来以前他是地委办公室主任。当时的地委工书记对他说：皮县那个地方不好搞，必须派个硬手去。考虑来考虑去，只有你合适。你去了要有吃败仗的思想准备，因为那里情况相当复杂。

李智去了，工作开展得很顺利，并没觉出多么复杂。后来王书记走了，省里调来了黄书记，李智还没认识，发现皮县很多人已经跟他很熟悉了。

这时他才觉出了复杂。都说皮县的官不好当，现在他信了。他到北京跑了一个项目，回来就有人说他在北京泡小姐，甚至还说他按摩时让公安人员抓住了。这些流言人们不见得全信，但谁都明白。谣言能这么传播，说明李智的根基已经相当不稳。

有人替他总结说：现在他上面没人，是个无根县令。

历史的经验是，上面没人，皮县的县官肯定当不长。过去常委会定下来的工作推行起来雷厉风行，现在布置下去拖拖拉拉，追究起来只有一个原因：反正李智也要调走了，明天来了新领导说不定又是一个工作思路、现在不是白折腾吗？

李智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发了火儿：我们县有些干部，好像自己是地委组织部领导似的，县里的领导都得归他任命，是不是有点儿太狂妄了。有人说我是无根县令，我无根，但我又的确是县令，你有根却不是县令，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这个根不根的起不了多大作用，既然领导让我来皮县，我不管有根无根，只要我在这里呆一天，就必须令行禁止。

当时会场上鸦雀无声。可过了不到半个月，地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找到他说：老兄，听说你在干部大会上说，我们地委组织部领导都听你们皮县的。

还说了好些有根无根的话，发泄对地委领导的不满。

有这回事吗？

李智一愣，反问道；你看我可能这么说吗？那位副部长说：可能不可能的，反正地委大院都传开了。

李智觉得有必要找地委说明一下情况，找到黄书记的秘书。秘书说：今天省里刘副书记来了，黄书记恐怕没时间，明天我另给你安排吧。李智不愿再等，当天就返回了皮县。

想不到谣言比他回来得还快，回到县里就有人告诉他，外面已经传说他在地委想见黄书记，结果吃了闭门羹。他听了虽然生气，却不想再发火儿。发这样的火儿没用，把心思都纠缠在这些事情上反而影响工作。

就在这时，省委刘书记来到皮县，他是从北京开会回来拐到皮县的。李智知道消息后急忙通知地委办公室，然后开车到了小辛庄，这时刘书记正在吃饭，李智跟着吃了几个野菜馅儿饺子。

吃完饭李智一边陪他散步，一边汇报工作。皮县是全省有名的富县，甚至在全国也有一定名气。

李智上任前这里的乡镇企业已经有了相当规模，全省十大明星乡镇，皮县就占了两个。第一批小康村一共二十个，皮县就占了六个。当时震动了全省。

李智上任后，发现这个县东西部发展相当平衡，全省六分之五的乡镇企业都集中在东部，西部乡镇还和以前一样贫困。

李智给自己定的目标是，五年内成为小康县。

这样首先需要解决西部乡镇经济发展滞后的问题，他提出了“倾斜西部，以东带西”的工作思路，在怎样促进西部发展上，他想了很多点子。经过两年努力，现在西部经济有了明显发展。

刘书记听完他的汇报，说：今天我下走了，索性到你西边看看。李智非常高兴。他陪着刘书记在西部看了两天，虽然是走马观花，也看出来这里的经济的确有了起色。

临走前，刘书记在皮县宾馆会议室里跟县五大班子领导见面座谈，刘书记对县委的工作很满意，觉得李智的工作有思路，有创新。他说：一个县搞好搞不好，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。这个班子有没有战斗力，关键在一把手能不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，有一个新思路，就可能带动一方经济的发展，造福一方百姓，反之就只能是被动应付，错过发展机遇。我看你们这个县，好就好在工作上富有创造性。

地委黄书记插话说：李智的点子多，他这个智，是智慧的智。

刘书记又说：我听人说，你们县里人都叫你无根县令，我看这个无根县令起得好，无根不要紧，有力就行。不怕无根，就怕无为。现在有的干部

倒过来了，下怕无为，就怕无根。

黄书记插话说：只要你工作抓上去了，地委就是你的根。刘书记和我就是你的根。

你怕什么？

当时全场鼓掌，李智非常激动。

刘书记在他最困难的时刻，表态支持了他。现在想起来，这好像是有意的。他以前跟刘书记没什么私交，只是在省里参加县委书记会时见过两面。

皮县的事情他从没跟省里干部说过，想不到刘书记知道得这么详细。这就是说，事先已经有人向刘书记做了汇报，而且这个汇报对他相当有利，他推断这人是皮县人，而且是一个在皮县极有影响的人。

他想知道这个人是谁，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人承担这份人情。从刘书记一到皮县就到了小辛庄看，这人可能是贡天华。不过他跟贡天华并不投缘，过去有些谣言就是从小辛庄传出来的。贡天华也绝不是个干了好事隐姓埋名的人。李智有个经验，皮县的企业家从来不自白给人办事。

到这时为止，关于他有根无根的议论才平静下来，经过刘书记的一番表态，他好像又成了有根的。而且根子从地委移到了省委。所以当他在电话里听到陈厅长的声音时，心情才那么激动。

调整乡镇领导班子的打算是他早就有的，他刚来皮县时，为了保持稳定，中层干部基本没动过。现在看来这些干部的年龄明显偏大了，他早就和县委常委们商量过，在适当时候把各乡镇的领导班予调整一下，逐步实现年轻化、知识化。

现在他又觉得这个班子不光年龄偏大，如果没有自己选定的一批中层领导，再有风吹草动，工作很难顺利开展，他决定把这项工作提前进行。他一提出来，常委会上一致同意，事情就这么定了。

想不到刚过了两天半，事情就传到了省里。如果换一个人打这个电话，李智可能会反感，但是陈厅长打来电话，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了，只是陈厅长说出来的这个人，的确让他感到有些为难。

第二天，地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，这次会议除县委书记外，还邀请了个别乡镇领导，其中就有小辛庄乡的党委书记崔惠平。下午报到，上午李智特意打电话给崔惠平，问他怎么走。崔惠平说：我先去你那儿。

李智说：你要是来县里的话，咱们就一块儿走。

我沾光，坐坐你的好车。

崔惠平说：干脆把那辆车给你算了，我坐着总不得劲儿。

李智说：别，我坐个蹭车就行了。

皮县各乡镇的车都比县委的车好，就拿李智来说，他的车是普通奥迪，这在全区各县县委书记中，是比较好的。崔惠平坐的是六缸奥迪，他手下贡存义的车比他还好，是凯迪拉克。

这是皮县特有的现象。县里乡镇企业发展得快，企业有什么车，乡镇干部就有什么车。企业把好车“借”给李智，李智不敢要，“借给乡镇干部，他们却毫不在乎，来者不拒。反正我不是受贿，反正我是为工作，再说我们这儿就是这个发展水平，坐坐好车算什么？

开始他们和李智一块儿出门，还不好意思开着好车出来，想方设法借辆切诺基和桑塔纳什么的。李智说：你们也不用在我跟前装穷，平时坐什么车，还坐什么车好了。这些乡头乡脑们才嘻嘻哈哈地把好车开出来。

李智说要坐坐崔惠平的好车，其实是想跟他了解些情况。小辛庄乡这些年工作下错，李智原先的想法是让崔惠平任原职，乡长季克山抓经济是一把好手，且跟崔惠平积累了一些矛盾，李智想把他提到西部一个乡担任乡党委书记，再给崔惠平配一个乡长。

这些想法形成决议前，他想听听崔惠平的意见。

崔惠平听说李智要搭他的车走，特意换了辆好车。漆黑色的凯迪拉克停在县委门口，像个安静的美人，不儿长得漂亮，而且温顺、高雅，气质不凡。崔惠平在车前等他，看到他走来立刻上前打开车门。

李智说：好家伙，你又换了辆好车。

崔惠平说：这是借的，我那辆车出了点儿毛病，司机开着修去了。李智问：跟谁借的？崔惠平笑而不答。李智又问：是在本乡借的吗？崔惠平说：在外乡我借不出这么好的车。这年头，权力范围之外干什么都不灵。

李智原来不打算让他的车去地区，现在改了主意，他用手机跟司机联系说：我在崔书记的车里，你在我们后面跟着。

他突然改了主意，是意识到这辆凯迪拉克是贡家的，也就是说开车的司机是贡天华的司机。他不想再跟崔惠平淡什么了，所以上车就说：今天约法三章，第一在车上下谈工作。第二要说轻松的话题。第三要轮着讲笑话，你说一个，我说一个，让司机师傅当裁判，他要不笑，就得重说。

崔惠平说：李书记你可难为我了，我是个不会说笑话的人。李智说：不行，不行，咱们这些日子够累的了，出来把工作的事都忘了，好好放松一下。

崔惠平说：让别人替我说行不？

李智说：你是想让司机师傅替吧，这就跟喝酒一样，不能找人替，他要替你，就得替我。

司机说：干脆，我给领导们讲个故事吧。我要是讲不笑你们，甘愿受罚。

司机讲了一荤两素三个故事，李智本来没觉得可笑，出于对司机师傅的尊重，也笑了。皮县到容易市也就一个小时的路程，三个故事讲完后路程已经过了大半，李智说：停车，我到我的车上去。

司机有些慌：是不是我讲的笑话惹李书记不高兴了。崔惠平也说：正聊得高兴换车干什么？李智说：我要坐这个车进市里，地委大院马上有人议论，说我李智坐车超标，到时候一个一个解释我解释不过来，还是免了这个麻烦吧。

崔惠平知道他是让谣言弄怕了，苦笑一下说：那我也到你车上，这回该你说笑话了，想躲可不行。说完打发司机开车回去了。

上了奥迪，崔惠平劝他：干脆我们乡给你换个车算了，你这车跟咱们县的经济地位不相称，我看就把刚才那辆车调到县委吧。反正他们贡家人有的是车。

李智不高兴了，说：哎，你这人怎么拿别人的东西送礼呀。

崔惠平说：这可不是拿别人的东西送礼，贡天华早就有这个意思。他一直觉得县委的车太旧。李智说：坐什么车中纪委有规定，你别害我啊。崔惠平说：什么规定，除了省委领导外，哪一级领导按规定坐了？地委黄书记坐的是奔驰280，也是超标的嘛。

李智说：要说咱们皮县就有这个好处，你这儿稍有活动，立刻有人住

上汇报，反而促进了我们的廉政建设。过去我还苦恼过，现在想这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

这一说崔惠平才不再说了。

本来李智想跟他探讨一下小辛庄乡的领导班子，现在觉得气氛下对，一下没了谈下去的心情。又过了十几分钟，容易市就到了。

虽然都是县官，县官和县官不一样。贫困县的县官开会时步履沉重，紧皱眉头，会下也是他们最忙：要跟各部委局办搞关系，争取人家支持。在地委领导面前更是小心谨慎，生怕一句话说不好投资飞了。见了李智这样的富县领导，总觉得压抑，除了有求于他们，大都躲着走。会下的情况往往是：富裕县的领导凑在一起，贫困县的县官扎在一堆儿。

前两年开会，李智颇有脾睨群雄的意思，因为皮县在全区举足轻重，是首屈一指的富县。换了地委领导后，他经历的一系列事变使他觉得富有富的难处，现在他反而羡慕穷县领导。人家穷，穷得踏实。

他这儿富，却像坐在火山口上，身下的富裕随时可能把他吞没。

李智现在学乖了，在各种场合都小心谨慎。一下车，他脸上摆出的就是谦虚表情，看见熟人主动打招呼，看见接待的会务人员一边寒暄，一边来几句幽默，所到之处气氛和谐。

在各县领导中，他跟平坝县的赵亚雄关系最好。当初两人都在常阳县工作，一个是常委组织部长，一个是常务副县长。他调到地委后，向领导推荐赵亚雄到平坝县任了县长，后来又提成了县委书记。这不是一般交情。

一到宾馆他就找赵亚雄，这时赵亚雄也在找他。

会上给各县领导安排的都是两人间，赵亚雄主动让会务组把他俩的房间换到一起，一进房间就迫不及待问：怎么样，我听说你前段差点儿让人家掀翻，有这回事吗？

李智不想跟他谈走麦城，平淡他说：我们县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？上面有一点儿变动，下面就兴风作浪。不过也没什么，大不了就是我不当县委书记。

实在不行了我到你们县当县长，还咱俩搭伙，行不行？

赵亚雄说：你现在可不比当年了，是封疆大吏，皮县的县委书记调出来，最小也是地委常委，我们平坝哪能盛得下你呀。当然，你要是让人家搞下去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
不过就是那样，恐怕也到不了我们平坝吧？

李智说：好啊，你这是在往外推我，你可别忘了。

当初你到平坝县我可是出过力的。现在的人一点儿良心不讲了。

赵亚雄说：说真的，这回你能涉险过关，还是省委刘书记救了你。本来地委已经要调你，刘书记到皮县去了一趟，黄书记态度就转了过来。

李智问：他们当时真打算调我了？让我去哪儿？

赵亚雄收起笑容：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跟我装蒜？

李智也正色道：我真不知道。一是我根本没到市里来过，二是这种话一般关系也下会传，搞不好把地委领导就得罪了。这话既表白了自己，又巧妙地赞扬了赵亚雄讲义气，赵亚雄听了颇为舒服，说：我还以为你早知道了呢。

他告诉李智说，黄书记当时想让他到人大当秘书长。本来第二天晚上地委常委会就要定下来，这时皮县一个神秘人物连夜给省委刘书记打了电

话，刘书记才拐到了皮县。

李智大吃一惊。这么惊心动魄的事，当事人竟然一点儿不知道，不由不让人感到官场的凶险。现在再回想刘书记到皮县的前前后后，越发觉得当时以为是偶然发生的事件，完全是有人替他安排好的。

他问：这个神秘人物是谁？

赵亚雄说：以后我再告诉你。

会议还没开。李智的脑袋已经灌满了。开会时他脑子里一直在转悠这件事，会议内容反而设留下多少印象。幸亏后来地委领导点名让他做重点发言，他才把心思收了回来。

皮县在他心里就像一篇读得烂熟的文章，也像指挥员天天观看的沙盘，只要一说皮县的发展，一幅未完成的画卷就在他面前徐徐展开，他在这画卷前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令与会的人心情为之一振。

现在离他预定实现小康县目标，还有不到三年时间，剩下还有几步棋要走：一是要在西部建设一个皮毛交易中心，以市场建设带动经济发展；二是要在青尤河修建两座大桥，更好地发挥东部乡镇对西部的辐射作用。还有三、口，这些打算他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，讲完后再一看表，已经谈了一个半小时，急忙道歉，说：我讲得太多了，占用了别人的时间。

黄书记说：讲得好，很有创造性。与会的人也一致说好。

晚上会务组安排看电影，他和赵亚雄都不打算去，摆出的是一副彻夜长谈的架势。

偏偏这时崔惠平来了。看到崔惠平进来，赵亚雄主动躲了出去。他说：这个电影不错，你们聊吧，我不能错过。

李智知道崔惠平有话要说，而且这话跟调整乡领导班子有关，他也想跟崔惠平谈谈，车上没谈成，现在正好是个机会。

李智刚拿出烟，崔惠平就说：抽我的吧。说着递过一支。李智扫了一眼，是玉溪，说：你的烟比我好，抽你的。说着把红塔山装了起来。

崔惠平给他点上烟，说：我包里还有一条，一会儿给你拿过来。李智立刻说：我抽不惯这个味儿，还是红塔山对口味。

现在拒贿也得讲究技巧，你不能生硬地摆廉洁，那样把人非得罪光了。崔惠平知道他的意思，也不再坚持。改了话题说：你今天下午讲的那几条，把他们镇了。会下我听他们议论，一致佩服。

李智知道下可能一致佩服，可是当了领导，就得习惯于听恭维。明知是假话，还得当真话听，你要是显出比对方智力高，给他一戳穿，人缘就没了。

他说：讲是一回事，落实又是一回事。今年的任务还很重，现在就下面这步棋能不能走好，如果这次能顺利调整好乡镇领导班子，以后的问题就好解决，现在最难的是人事问题啊。

他主动把话题引到敏感地带，看崔惠平怎么往下接。这一来崔惠平反而不好往下说，想了想表态说：反正我是下了决心，服从领导分配。

李智说：光这还不够，小辛庄乡的班子，你得拿出个意见，给县委当好参谋。

崔惠平说：我拿什么意见，我年龄已经大了，应该年轻化，让年轻的同志们干肯定比我强。

李智明确告诉他：你的位置不会动，这次调整也不可能动作太大，因

为还得保持各乡镇班子工作的连续性，如果把乡镇主要领导都动了，对工作反而不利。

这等于告诉崔惠平，他打算把小辛庄乡的乡长调走。崔惠平觉得有点儿意外，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，似乎不相信。

自从接到陈爱兰的电话，李智一直在想小辛庄的班子。他想把贡存义提为乡长，这虽然没全按陈爱兰的意思办，也把贡存义提成了正职。工作上有崔惠平。即使贡存义差些，也不会出大差错。

当然，他也知道贡天华是个通天人物，崔惠平摊上这么个乡长，麻烦肯定少不了。

不过崔惠平毕竟在小辛庄乡当了多年书记，上上下下颇有根基，心眼儿也够用，谅也出不了大乱子。

他发愁的是，怎么说服崔惠平同意。因为据他了解，崔惠平跟贡家有相当的矛盾，过去崔惠平常到他这里诉苦，对乡里的大户干政很有怨言。

他主动问：要是从你们乡提拔，你觉得谁当乡长合适？

崔惠平不说话。李智仔细观察，发现他脸上表情非常奇特，嘴里叼着烟，烟雾熏到他右眼上，一只眼睁，一只眼闭，半咧着嘴说哭不像哭，说笑不像笑。

怎么样，你先替我出出主意。李智又问。

崔惠平说：这就看你从哪方面选了。要论排序，应该提现在的副书记老宋，只是老宋年龄偏大了些。

要论能力得说侯副书记，抓农业，抓乡镇企业，搞基建修公路，哪一项工作他都是好手，是个全才。要论年轻还有任副乡长，上进心强，心眼儿活，很有前途。

李智发现他没提贡存义，索性问：你看贡存义怎么样？

崔惠平反问：李书记想提他？

李智说：我只是跟你探讨探讨，尽量找个合适人选。

崔惠平一笑，说：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说贡存义。李书记，像我这样的干部岁数已经偏大，不适合再在乡里工作了，还是让我换换地方吧。我向你郑重推荐贡存义，他接任书记肯定比我强。

李智一怔。三个月前崔惠平跟他说起贡家时还很苦恼，对贡存义也很不感冒。贡存义以前在乡里并没分管修公路这一块，主要工作都是候副书记和小任做的，公路修了一多半他主动要求分管，等工程完工后，他竟把这项工作的成绩都算在自己身上。贡天华也跟上面吹，是他这个二儿子给乡里搞了个样板工程。

当时崔惠平说：我们这个乡，好像不是乡党委在做工作，而是他们贡家在做工作嘛。

怎么才几个月工夫，崔惠平口气就全变了，竟然说让贡存义接任书记。他这么说是真心的吗？想到这儿他一甩胳膊说：算了算了，不谈了，不淡了。

崔惠平不解，说：怎么不淡了。

李智忿忿他说：人要一沾上官场，就再也没有朋上了，你跟他推心置腹，他跟你装洋蒜，这还怎么往下谈？

要是以往，这一激崔惠平就能把心里话和盘推出。现在他眯着眼，一副耍死狗样儿，意思是说：不淡就不淡，反正我不跟你说心里话。

看见崔惠平还肉在那里，李智真动了气。说：散了会，我去你们乡看

看，你不是说贡存义好吗？那我就见识见识，看看他怎么比你强。

这回又轮到崔惠平疑惑不解了。

赵亚雄看完电影回来，崔惠平已经走了。李智正躺在床上看会议文件。当然，他也只是把目光集中在文件，心里想的却是崔惠平。

赵亚雄说：怎么样，跟你的下属谈完了？

李智叹了口气，说：现在最难的就是人事。

赵亚雄说：这就是富县的难处，像我就比你省心。去年一当上书记，我就调整了中层班子。十八个乡镇，二十多个科局，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，基本上没出乱子，连撤下来的也给我老老实实呆着去了。

李智说：你动作够大的，有什么经验给我介绍介绍。

赵亚雄说：只要不跟上边连着，县里再大的泥鳅也掀不起浪来。你们皮县难就难在那些大户身上。

个个通天，比你根子还硬，而且大户之间勾心斗角。

都想利用政界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反而把领导夹在中间。

李智坐起来，说：行啊，我们县的事你比我还清楚，我得跟领导推荐推荐，让你来皮县得了，我去你们平坝。

赵亚雄说：我这是班门弄斧了，你老兄在皮县这些年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，能干成这样，说明你比我强。

李智这回跟他动了真诚：说真的，自从地委这边换了班子，我这儿挺难的，有时候真不想干了。

赵亚雄看出他是真苦恼，就说：难点儿怕什么？

你别忘了那句话，挑战就是机遇，全看你怎么理解。

李智问：什么意思？

赵亚雄说：你又跟我装糊涂了。

李智急忙说：不是，我是真想不明白。

赵亚雄说：这话其实一点就透，你们皮县难就难在大户身上，容易也容易在大户身上。

李智问：这话怎么说？

赵亚雄说：大户能利用你，你就不能利用大户吗？

李智对他的知心话生出了反感，却点着他的脑门说：我说什么来着，你比我脑子强多了吧。多谢老兄的指点！

李智的爱人是市棉纺厂的工程师。本来他曾打算把家搬到皮县，爱人不同意，她有她的专业，调到皮县就丢了。再说还有孩子的教育，都要受到影响。

李智后来也不愿搬到皮县。他发现，家在当地很麻烦，皮县前任县长吃亏就吃在家在当地，家里天天有人送礼，如果一个人在，只要堵住自己一扇门就行，家一搬去要堵好几个门户。到时候老婆的工作，孩子的教育，都有人给你操心，你不得不领好多人情。

还有个问题是，县里干部不敢找你，却敢找你老婆。家属一知道县里的事情，麻烦就多了，一天给你出个主意，不听都不行。最可怕的是，你不知道她出这些主意是因为收了人家的贿赂，还是听了人家的一面之词。如果你要认真，家里就得天天吵架，如果你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说不定就会酿成大错。

现在李智想起自己没有搬家，心里颇为得意。

他一着儿棋走对，给自己省了好些麻烦。

会议中间，他抽空回了一趟家。爱人对他这么晚回家很不高兴。她说：你回市里好几天了，怎么现在才回来？

李智说：这两天会上大忙，刚抽出身。

她说：开会有什么忙的，不是把心开花了吧？

李智不知道她这话是真怀疑，还是开玩笑，就故意装听不见。这是他当县令练出来的本事，用在家里照样管用。有些事是不能认真的，该大度就得大度，该装傻就得装傻。

这些天他早想回来，因为现在是皮县的敏感期。

他不敢放松精神。你别小看这种会议，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信息发布中心，这些县官们一年聚不了几次。聚到一起都在交流情况，上面的人事变动，下面跟领导的关系，纵的横的，左的右的，七牵八扯，都是重要的人事档案。有时候一个不经意的消息，就可能救了你，也可能毁了你。

就拿省委刘书记到皮县前前后后的情况，他竟然一点儿不知道。要不是赵亚雄跟他说，他至今还蒙在鼓里。同僚之间的互相沟通多么重要，爱人根本想象不到。她是搞技术的，总觉得技术比人复杂。

他到卫生间看了看，见爱人已经把热水器烧上了。这说明爱人没有真生气，热水器是观察爱人的晴雨表。

爱人有洁癖，不洗澡是绝对不允许跟她做爱的。

主动为他烧好洗澡水，说明今天晚上有好事。想到这儿他轻松起来，开始问孩子的学习情况。

爱人一个人带孩子，却对孩子的学习抓得很紧。

四个100分让李智对爱人心生感激，好好洗个澡的念头就越发强烈了。他对孩子说：这次考试成绩不错，不过不能骄傲，争取下次考得更好。说完他付好地对爱人说：我洗澡去了啊。

洗过澡之后的一切令人陶醉。爱人的极力迎合使李智增添了信心，他的动作猛烈，语言动情，最后两人都出了一身透汗。这时候他才觉得还原成了自然人，对官场的争斗越发厌倦了。

爱人擦着他额上的汗，问：累了吧。

他说：不累，我还年轻着呢。

爱人笑了，说：都什么岁数了，你还这么顽皮。

他说：就是心里累，一回到家，我就觉得自己年轻，一出去就觉得老了，真是动不完的脑子，理不清的头绪。

爱人说：是不是为乡镇班子的事？我听说你们县要调整一批。

李智说：还没调整，麻烦就来了。常委会上刚定下来，不出三天省里就都知道了，你说怪不怪？哎。

李智突然警惕起来：这事你怎么知道的？

爱人说：我们厂有个人，在你们皮县有亲戚。我听他说，皮县有个叫贡存义的，相当有本事，在他们乡群众中呼声很高，都希望他提起来呢。

李智正色道：我可跟你有过约法三章，不许掺和县里的事啊。

爱人说：我什么时候掺和了，这不是跟你聊天嘛。说着爱人偎进他怀里：你这个人呀，就是神经过敏。

李智这时才意识到，爱人今天比平时出色得多。

好像是有意在逢迎他，他告诫爱人说：县里的事你不懂，你也别打听，

你只要当一个贤内助就行了。

爱人转移话题说：我们厂这些日子也正调整领导班子，原来管供销的，听说这次要提成副厂长，厂里好些人不满意，又有什么用？人家那边早花了钱、上面已经定好了，假意来让求一下厂里的意见。我们厂长开始还想顶，顶了半天没顶住，反而白白得罪了人。

这一说，李智又灰心起来。孩子的好学上进，爱人的温柔体贴，倏然退到了远处。

他对自己没了信心。

第二天一早还要赶到宾馆，他对爱人说：睡吧。

爱人搂着他睡着了，后来他突然意识到，爱人这些话好像是有意讲给他听的。这么一想，又越发觉得树欲静而风不止了。

回到县里，李智首先召开了全县农村工作会议。

把地委会议精神布置下去后，他决定去一趟小辛庄乡，听听那里对贡存义的评价。

昨晚陈爱兰又打来电话，问他在皮县生活怎么样，有困难没有。他说：没有，谢谢陈厅长的关心。

陈爱兰说：据我所知，省委和地委对你都很满意，你现在在全省各县领导中还是年轻的，工作搞出成绩来，以后会大有作为。

陈爱兰虽然没提贡存义的事，他也知道这个电话是为贡存义打的。他主动对陈爱兰说：小辛庄乡的党委书记崔惠平，对贡存义评价很高，主动要求不再担任乡党委书记，推荐贡存义接替他的职务。

陈爱兰说：这样的同志很难得，应该把他们也安置好，老崔在基层工作了不少年头了吧，也该提一提了。

李智说：是，我们也有这个想法。

放下电话李智有些激动，陈爱兰无疑是在向他描绘远大前程。他想，既然崔惠平愿意从乡里调出来，又主动推荐了贡存义，把贡存义提起来也顺理成章。只是他工作经验欠缺些，需要配备个能力强些的乡长。

不过，小辛庄乡毕竟是皮县的经济大乡，经济占全县六分之一，把这个乡交给贡存义，他总觉得不踏实。他得跟乡里干部群众谈谈，心里才有底。

一到小辛庄乡，崔惠平就给他安排谈话。这个乡见上级领导多，连国务院副总理都见过，谁都不怕跟县委书记谈话。李智问到乡里的工作，个个知无不言，有些回答还很详尽，就好像诸葛亮与刘备“隆中对”一样。只是一问贡存义的情况，就都沉默了。

李智问对贡存义印象如何，谈话的干部摇头：不了解。李智问：在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、怎么还不了解？被问的人说：李书记，这事您再问问别人吧。我跟他在一起呆的时间还短。

再一问别人，还是这个说法。

这么多人说不了解，不能不引起李智的注意，不了解显然就是了解。

李智又找到群众，群众也一样：贡存义啊，不就是贡天华家的那个老二吗？您打听别人吧，我们不了解。李智问：一个乡还能不了解？群众说：我们小辛庄乡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这儿复杂着呢。别看你是县里的，你想见省里领导，不见得有我们这儿的人方便。

李智只好苦笑。后来他换了一种问法，问：你们这几的小任乡长怎么

样？还有候副书记，工作能力行吗？上上下下都说：候副书记可是个好干部。肯于实事儿，不自私。

小任乡长也不错，年轻，有能力。

接着又举出好些例子，全了解。当然，他们评价最高的还是崔惠平和季克山。

李智找到乡长季克山：老季，别跟我绕弯子，说说你对贡存义的看法。

季克山说：李书记，你怎么好好的想起问这个。

这一问，把李智问住了，不过他没显出破绽，而是反问道：怎么，我这个县委书记来这儿谈话，引起你的怀疑了？

季克山急忙解释：没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不明白，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贡存义。

李智沉吟了一下，说：他是年轻干部，关心自然要多一些。如果反映好，还能重用一下嘛。

季克山说：我们这里都传说，贡存义要提乡党委书记了。

李智想，这事我从来没说过，下面怎么就议论开了？他说：我是县委书记，我怎么不知道。

季克山说：也许人们瞎猜吧，这些天人们都在议论小辛庄乡的领导班子，说法很多、有一个方案是把老崔调走，由贡存义接替他。

李智说：那为什么还说不了解他呢？

季克山一笑：提拔是好事，谁愿意破坏别人的好事呢？

李智说：那又为什么说不了解，这显然是不赞成嘛。

季克山低下头，过了一会儿，说：李书记，你是明白人，什么事看得出来呢？用不着我多说了吧。

李智深吸了口气，凝神看着他，眼神在鼓励他说下去。

季克山说：我没有任何私心，只是为小辛庄乡着想，我们小辛庄乡能发展到今天不容易，是大伙儿的心血。当然，也有他们贡家的心血。不过，我觉得光一个贡天华，光一个刘天华，是改变不了小辛庄乡命运的。要说小辛庄乡的发展，首先得说党的富民政策好，第二得说全乡干部群众的努力。没有大家的努力，光靠一两个人能让全乡富起来吗？不可能！

李智看他有些激动，说：老季，我明白你的心情。

你在这个乡的工作情况我们都知道。这次调整领导班子，我们也考虑了你。

季克山说：我不是说我。我是觉得贡家贡献再大，小辛庄乡也不是贡家的。这话我在心里憋了一两年了，一直想跟你说，就是没勇气说出来。也许。

像我这样的人，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了。

李智认真听着。

季克山说：你看现在的人，谁有钱跟着谁跑。女人傍大款，男人也傍大款，就连有些从政的人也成了人家的工具。我就是不明白，一有了钱就都对了对了？

过去“文革”时，谁穷谁光荣。现在反过来了，有了钱怎么干都行，地主富农敢干的事，他们敢干，地主富农不敢干的，他们也敢干。如今他们不光要钱，还要权。这样下去，我们这个乡是谁的？！

这一问，李智也激动起来，他在地上来回踱步，问：人们对贡存义都

有什么反映？包括对贡家。

季克山却又下说了。他说：这些事老崔都知道，你问他去吧。

李智说：他说是他说，你先跟我谈谈嘛。

季克山说：我今天已经说多了。当初跟我一块儿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，都当了一把手。我为什么提升慢，就因为管下住自己这张臭嘴。其实，老崔比我更了解情况，就看他跟你说不说吧。

李智没再跟崔惠平淡，他已经彻底打消了让贡存义当党委书记的念头。贡家在小辛庄乡势力很大，如果贡存义再当一把手，这个乡就成了一边倒的格局。这里的人显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。

最主要的是，小辛庄乡的群众对贡存义看法不好，这还是他以前没注意到的。如果听崔惠平的建议，这个乡的工作肯定要受影响。想到这儿，他对崔惠平有些不高兴。既然他什么都了解，为什么还要给他提这种建议呢？

本来他还想跟崔惠平淡，现在谈不了啦。他来考察的消息传了出去，好些人到乡里找他，都是给贡存义说好话的，乡里一些曾跟他说过对贡存义不了解的人，现在也改了态度，说贡存义工作能力强，有事业心，有开拓能力。他们轮番找他。成了围攻之势。

李智决定离开这里。

贡天华家的小楼离乡政府不远。临走时李智站在乡里，看着那座楼。楼里的人到现在还没出面，不过他知道这些举荐贡存义的话，都是从楼里出来的。

这座楼倒有些神秘呢。

要上车时贡存义冒了出来。他说：我正在一个村，听说丰书记来了就急忙赶回来。

我爸听说你来了，还说要赶回来请你吃饭呢，他这会儿正在赵省长那儿。

这就是贡家的说话方式，表面看对你挺恭敬，却在有意无意中把某个大领导抬出来，打击一下你的自信。

李智淡淡他说：不用。

贡存义说：你要有事，招呼我就行了。

李智说：我没事，忙你的去吧。贡存义退到了一边。

看着贡存义那卑微的样子，李智生出了反感，不再理睬他。这时崔惠平和季克山也到院里送他。他跟季克山握了握手，没有理睬崔惠平，上了车又跟乡里的干部们招手，也没有招呼崔惠平。

回到县城，正赶上日本米子市的农业专家来访。

主管农业的副县长问他要不要接见一下。他说：接见，现在就见。

皮县这些年外国人来得不少，按说李智不出面也行。但这些日本专家是他们请来传授地膜培植草莓生产技术的，这也是李智“倾斜西部，以东带西”发展计划的一部分。

他想在西部发展农副产品，把草莓发展起来后，再发展草酶加工业，以多种经营促工业，逐步把西部经济带活，所以他非常重视这些专家的来访。

这几个日本专家是来帮助工作的，见了县里人却十分客气，不停地弯下腰说：请多关照，请多关照。

倒好像是求人办事的。

李智在心里感慨日本人的多礼，也不断弯下腰说：谢谢。反而弄得自己挺累。中午宴请了日本专家后，他又到地里看了新培植的草酶，等从下面回来，已经快到晚上八点了。

在跟日本专家交往时，不断有人找他，有的在路边等，有的在餐厅外守候，有的是来请示工作，还有的是来约他，说有件事想谈一谈，李智一律说没时间。他知道这都是冲着调整班子来的。

有两个人见了他没说什么，只是递来一封信。

他打开看了看，一封是地委一个副秘书长写来的，一封是省农工部领导写的，都是推荐人的意思。他把那些信随手交给了秘书。

秘书告诉他说，他办公桌上还放着好几封这样的信。李智没问都是谁来的，他忙着听专家介绍日本如何发展农业，觉得很受启发。

一回到办公室，李智就看到了秘书说的那些信。

他从桌上拿起剪刀把信打开，都是各级各部门领导写来的，推荐的人也有表现不错的，但大部分都有反映。

他把信摆在桌上，仿佛看见了这些领导的笑脸。

这笑脸里是期待，是友情。如果他对这一切说不，笑脸就变成了恶脸，他敢面对这么多恶脸吗？

如果他对陈爱兰说不，那又意味着什么？陈爱兰的不满，是不是就意味着省委刘书记的不满？他还不知道。不过，按照一般的逻辑，是能够画等号的。这比桌上那些信就厉害多了。

皮县的夜晚是喧闹的，夜市刚刚散去，大街上的歌舞厅又亮起了霓虹，音乐声从外面隐隐传来，“咕鸣哆，哆哆哼”的节奏让人心里越发不平静。他踱到窗前朝外面看着，心里却在想小辛庄乡的事。

他心上的法码，一会儿放在这面，一会儿又放在那面。他需要为下面一个乡负责，也需要向上级领导交待。领导的提醒、暗示能轻易忽略过去吗？

一连好几天，他都在想小辛庄乡的事。这期间县里其他领导也曾找他商量过，他惟独对小辛庄乡没表态。这个班子定下来，首先得解决贡存义的问题。说白了，就是他怎么向陈爱兰交待的问题。没有妥善办法，他宁可拖着。

一个偶然机会他想出了主意。当时他在电视里看到一个企业家到西部投资，眼前忽然一亮，为什么不叫贡存义到西部的皮水乡去。安排到别的乡，既能向陈爱兰交待，也能利用贡家的经济实力帮助这个乡致富。

贡存义当了这个乡的一把手，贡家的投资必然向这个乡倾斜。这样下就把一乡的经济带起来了么？

想到这儿，他起身去找县委主管干部的常副书记。

他端着水杯轻轻踱到常副书记门前，敲了敲问，也没等人家答应就推开了门，没想到正看见一个女人坐在沙发上哭鼻子。虽然他是县委书记，也不免尴尬。说：你有客人，我一会儿再来。说完退了出去。

回到办公室，他就想这女人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后来想起来是县税务局宾馆的副经理，她男人好像也是一个乡的乡长。这女人颇有姿色，腰很细，皮肤很白净。深夜来这儿哭鼻子，不是跟老常有什么事儿吧？不过，他又觉得自己的念头有些卑劣，他怎么可以这样猜测自己的副手呢？但常副书记那一瞬间的不自然，还是印在了他脑海里。

过了一会常副书记来了，主动解释说：这女的也是为调班子来的。

李智问：是来要官的？常副书记苦笑：现在找我，都是这些事。李智问：是给她要，还是给她男人要？常副书记说：给她男人，说不想在下面呆着了，家里她一个人太困难。我说县里各科局不好安排，她又说那最好把他调到东部的乡里去。

表面上是说西部的乡离县城太远，其实是嫌西边太穷，没什么油水可捞。

李智说：现在有些干部老想到富的地方当官，一开始就动机不对，去了怎么能干好工作？嘴里这样说，心里却在想，这个乡长想换地方，为什么不自己来，却让家属来，这女人在常副书记面前有面子？

不过一想到某些人为了跑官想出的形形色色的点子，他又觉得不奇怪了。这些人什么办法使不出来呢？他的办公室里前段时间也有个干部家属来说情，也是哭哭啼啼的，那女人他以前只见过一两次面，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人家就是硬要找。

想到这儿他对常副书记打消了怀疑，说，应该做个决定，以后谁要是跑官、要官，一律官降一级。尤其是那些让家属跑官的。

说完这话连自己也觉得不可能做到。因为他现在找常副书记，就是来商量怎么对付一个人要官的，而且还打算把官给他。

他起身给常副书记倒了杯水、说：咱们是给自己找麻烦，不说调班子，还没这么多事，一说调麻烦事就来了。

常副书记说：早晚也得有这么一回，躲也躲不过。这次调整完，咱们就能清静一阵子了。

李智说：现在最难定的，就是小辛庄乡的班子。

一提小辛庄乡，常副书记也认真起来，问：听说你去小辛庄跑了一趟，现在拿定主意了吗？

李智说：开始，我想把季克山提到别的乡当书记，让贡存义当乡长。后来崔惠平又提出让贡存义接他，我差点动了心，去了一趟才发现这么干不行。

常副书记说：我也觉得不行。

李智说：现在看，这个班子最难的就是贡存义，前些天陈爱兰厅长给我打过电话，她对贡存义印象非常好，向我推荐他。陈厅长过去对咱们县支持不小，为咱们县的公路建设，交通厅拨过好几次款，都是陈厅长帮的忙。这么一位领导说了话，咱们不能不重视。这些日子我一直压力挺大。

李智虽然没提省委刘书记，常副书记也知道压力大在哪里，只是李智不提，他也不提，说：问题是小辛庄乡里，对贡存义的看法跟上面不一致。

李智说：让他在小辛庄乡任职肯定不行，现在我倒有个办法，不如让他到皮水乡当书记，给他一个最穷的乡，看他能不能把那个乡治富了。你看这办法行不？

常副书记说：这倒是个办法，只是……

兴奋中的李智没听他的“只是”，果断地挥了下手说：我看也只有这个办法，等祈县长回来，咱们就定下来。

李智忽略了常副书记说的“只是”。

几天后，李智到下面参加一所中学教学楼的落成典礼，这个教学楼是贡天华出资修建的，校名也改成了天华中学，省委刘书记亲自题写了校名，“天华中学”四个大字颜筋柳骨，颇有大家风范，李智感慨：刘书记真是才

华横溢啊，自从他调到这个省后，全省经济大有追赶特区的气势，过去人们都知道他是搞经济的，这几年才发现他还是个文人，古体诗写得好，书法也棒。

李智不懂书法，县里有让他题写店名、厂名的，他一律拒绝。不过人家也只是客气一下，很快就找到了更大的领导。皮县什么样人的字求不来呢，街上都有人大副委员长题写的匾额，不然就不叫皮县。

教学楼落成典礼这么大的事，贡天华竟然没来，原来说要来，后来又说明临时有急事，不来了。主角不登场，让参加的人心里颇不是滋味。

贡家参加的是贡存义，和他父亲的大块头一比，他柱主席台上一站，明显地下压分量。这个典礼轻飘飘的。

典礼结束后，贡存义走到他跟前说：李书记，我正要找你。

李智心里有了方案，看见他很轻松，说：噢，我也正想找你。一会儿咱们找个地方谈谈吧。

贡存义说：我就是一两句话。李书记，听说县里要让我到皮水乡当书记，我来是告诉你一声，我不想李智一怔：为什么？

贡存义说：我不离开小辛庄乡。你们要想安排我，就在小辛庄乡安排，要是觉得我不够格，就别安排我了。就是不当这个官，我还能跟着我爹搞企业，费那么大劲儿干什么。

李智说：县里是有让你到皮水乡的打算，这也是综合考虑的结果，大概你也知道，对你的安排上级领导很关心，我们派你去贫困乡，也是对你的锻炼。你既然有志从政，就应该把落后乡搞上去。

贡存义说：我不想当官，你也去我们乡考察过了，要是觉得我不够当小辛庄乡书记的资格，还是让我在原地当副乡长吧，我不想让领导为难。

李智说：那我们再考虑考虑。

学校本来安排了饭，李智临时改了主意，不吃了。他很后悔来这里，他来壮这个门面，贡天华倒不来，贡天华难道比他还忙吗？想到这儿他冲送行的人摆摆手，说：留步，留步。说完上了车。

只有秘书和司机看出他在生气。贡存义是在向他下通牌。你贡存义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提拔你，还要挑地方。如果不是陈厅长说话，根本就没打算这么安排。现在他倒成了县里的太上皇了。

生过气之后，他才明白了常副书记说的“只是”，贡存义不可能同意到别的乡去，他小看了这个人，把他当成一般要官的了。他要官，不是为自己要，是为他的家庭要。

小辛庄乡有大大小小一百五十多家企业，贡家或贡家的亲戚有股份的就占四分之一，这里的政权对他们来说大重要了。

他还忘了在小辛庄有个刘天华，是跟贡天华家差不多的大户，他们两家竞争，乡一级政权就成了不可小看的力量，贡天华显然不再满足于朝里有人，而是想自己掌握权力。

你让他到贫困乡任职，是想让他为那里的老百姓做点儿贡献，他怎么会干？他们可以给你捐款，可以给你赞助，那些明面上的好事他们能干一些，真让他们付出更大的代价，他们就不干了。

想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李智越发觉得不能满足贡存义的要求。你贡存义不是说不想当书记吗？那好，我就还让你当副乡长，我就不信顶了你，真做不成这个官了。

气愤使他脸色冷峻、苍白，两只手握得紧紧的。

他没有意识到，他在想这一切时并不自信。不管他怎么坚决，怎么气愤，其实还是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冲动。

司机和秘书都不敢跟他说话。车里很闷，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压抑。他朝车外看去，通往县城的道路两边是大大小小的企业和店铺，店铺背后，田野正显出生机。在房屋与房屋之间，难得的绿色一闪而过。

随着经济发展，皮县的耕地越来越少，请教了日本专家后，李智心里涌动着—个发展高效农业的计划。他要让皮县不光是工业大县，还是农产品大县。

想到这儿，愤怒渐渐平息下来。他发现不知不觉中，自己已经在用留恋的眼光看着这一切，似乎是要告别了。

他到皮县三年，这三年他很少回家，礼拜天有一多半是在办公室过的。他到皮县时一百四十斤，现在一百一十斤，三年少了三十斤，换来的是皮县经济三年迈了三大步。

他有勇气离开精心创造的这一切吗？

车开到县城时，李智的信心已经动摇。和皮县明天的辉煌一比，眼前的贡存义是不是分量就轻多了？

他提醒自己不能冲动，轻易的拒绝和轻易的妥协都不可取。他到皮县经历了—些风雨，经验告诉他总能找到折衷的办法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回到县城的第二天，秘书告诉他崔惠平来过，说是来找地税局商量事儿路过看看李书记。李智断定崔惠平还要来，因为他给了这家伙脸子。

崔惠平是他最信任的乡党委书记。领导不能轻易给下属脸子看，能给脸子的，就说明关系不错。

他到皮县不久收到过不少匿名信，反映崔惠平。

给他的印象是，这些信里说的问题很散乱，从工作作风到男女关系，从贪污受贿到玩忽职守，还有计划生育、乱占耕地，各种问题都涉及到了。这种漫天撒网式的告状，最后往往落实不了什么。他把信都压了起来。

他并没有袒护崔惠平的意思，只是考虑怎么在县里稳定大局，他不能刚上任就让几封匿名信把县里弄乱了。

其实那些信并不是没起作用，他在心里慢慢观察着，看着信里的内容是不是属实。

他观察的结果恰恰相反，崔惠平不但很有心计，也有相当的政策水平。

一个偶然机会，崔惠平进了他的办公室。先是汇报工作，然后又扯起别的。领导跟下属的聊天很重要。感情是处出来的，沟通是聊出来，聊不到一块儿的，很难成为知心的上下级。

崔惠平是个会聊天的人，别看他是乡级干部，知识面很宽，过去乡干部给李智的印象是打麻将。喝酒，冲群众发脾气，这是他们的工作方式。做基层工作好多事情都是在酒桌、牌桌上办成的，你看着他们整天醉熏熏的，有时候是真醉，有时候是装醉，反正上面布置下来的事儿，就这么完成了。

崔惠平让他改变了这种看法。这家伙居然懂文学，能背下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他还知道一个叫何申的人写的小说，能说出哪儿真实，哪儿是瞎编的。他还推崇王蒙，说王蒙的意识流小说，看着那叫过瘾。李智不相信他真看过，问他都是什么，他说出了《蝴蝶》、《布礼》，还说出了大致情节。李智告诉他说，王蒙的意识流还不是真正的意识流，真正的意识流说不上什

么情节，有一篇小说叫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，回头你看一看。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海明威小说集，递给他。

崔惠平接过书时有些激动，虽然一闪而过，也让李智看见了。能借到这本书不简单，这就是许可证，李书记许你跟他有工作之外的关系，下次还书时还能进行更深入的交流。崔惠平说：这个作家我早就听说过，就是没看过他的书。我听说他喜欢打拳。

斗牛，是个好汉呢。

崔惠平就这么把话题从文学转到了体育上，他问李智：李书记，你都喜欢什么体育运动？李智说：

我喜欢乒乓球、足球。崔惠平悦：我也喜欢足球。足球踢得最好的队是巴西队，还有一个队也不错，那就是荷兰队。你别看荷兰队没得过世界冠军，其实比哪个队都不差，这就跟咱们从政一样，没提升上去的，不见得就不行。

李智笑着听他谈罗马里奥、贝贝托，谈荷兰队的全攻全守打法，他认为这种打法才是足球运动的发展方向。真正不朽的将是巴西队和荷兰队。一个以技术，二个以打法，各自留下自己的辉煌。

他简直忘了自己是乡党委书记、成了欣赏足球运动的启蒙者。最麻烦的是，他说的这些跟李智不谋而合，你简直无法反驳他。

在他滔滔不绝时，李智突然产生了想法：得好好打击一下这家伙的自信，让他别再这么神气活现。

他简直忘了自己是个下级。

那些信就这么放在了桌上。

崔惠平意识到自己说多了，他说：我该走了吧。

聊了这么长时间。

李智说：不忙，你今天要是不来、我也正想找你好好谈谈呢，你先看看这个。说着把那些信递给他。

李智快意地注视着他的下级，从崔惠平接过信时倏然一变的脸色，到翻动纸页时手指的轻微颤抖。

都被他看在眼里，心底的愉快洋溢到了脸上。不过崔惠平也是久经考验出来的，很快就平静下来，脸色变得严肃、认真，也显出了坦然，他说：按这信上说的，我都够判刑的了。

李智递给他一支烟，这可以视为安慰，也可以视为信任。

崔惠平吸着他递来的烟，开始逐条解释信上反映的问题。李智没听完就打断了他，其实信中说的十几个问题，最关键的就那么三四条，听崔惠平把这三四条解释清楚，并且和他以前掌握的情况吻合后，他就有了底儿。他说：你不要解释了，我把这些信给你看，就说明信得过你，信不过能让你看这些东西吗？我今天可是犯了错误、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，你以后可不要检举我啊。

崔惠平脸上显出了彻底被征服的表情，他的感激，他的钦佩再也不是用语言来表达，而是明明白白地写在了脸上，想掩饰也掩饰不住。

李智走到他跟前，扶着他的肩膀说：老崔，我李智信得过你，不管有多少人告状，我也信得过你。我就是一个希望，你给我把小辛庄乡好好抓起来，从现在起县里的政策要向西部倾斜，你不能指望县里再帮你，可是你必须给我把小辛庄乡经济再上两个台阶，并且还得帮助一两个后进乡发展起

来。你有这个决心没有？

崔惠平一挺胸：李书记，你这么待我，我还有什么说的。士为知己者死，我崔惠平要是不干出个样儿来，自动来你这儿辞职。

李智话头一转，说：还得搞好廉政建设，我信任你，是因为你没问题，要是真有问题，我也能挥泪斩马谡。

崔惠平说：你就放心吧。我要是真有问题，早让他们告下来了。我们小辛庄乡太复杂，不信你打听打听，谁在这儿当书记没挨过告。东部这些乡的书记，哪一个没有告状信？越是富的地方告状越多。

你辛辛苦苦把经济搞了上去，先富起来的人不但不说你好，还要想方设法找你的事儿。有一点儿不随他意，就跟你较劲儿。

就是那一次，崔惠平给他详细说了皮县大户们的情况，既说了小辛庄乡的，也说了别的乡的，使他对这个县的情况有了深入了解。

皮县在省里有名有响的富户有十几个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四个人，不知怎么赶巧了，这四个人偏偏都叫天华。有贡天华、刘天华、薛天华、魏天华，号称四大天华。就因为这个，县里兴起了姓名学，许多家庭生了孩子都起名叫天华。就像“文革”时都起名叫红卫、永红一样。后来叫天华的大多了，人们又从天字上起，天扬，天毅，天润，天这个天那个，都是天。

四大天华中，排在首位的是贡天华，这个人和其他的富户不一样，他除了做生意还关心政治，虽然是个农民，早晨却像城里人一样起来锻炼身体，口袋里装着收音机，一边打太极拳一边听新闻，中央的每一个动静他都要琢磨琢磨。他乐于在政界和新闻界结交，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是讲义气，出手大方，说话办事像个知识分子。以至于省报一位女记者认识了他后感叹：这才是新农民的形象啊。

崔惠平告诉他说：那些告状信，有一半儿是从贡家出来的。

李智问：是贡天华写的？

崔惠平说：倒不见得是贡天华，他有仁义礼智信五个儿子，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其中那个老二贡存义，不跟着他爹做生意，偏偏要到乡里当干部，现在就是我们乡的副乡长。

贡家毕竟是先富起来的典型，李智不能不协调他们的关系，经过他做工作，崔惠平跟贡家的矛盾缓和了，对贡存义也扭转了一些看法，这次崔惠平主动提议让贡存义接替他当乡党委书记，李智还以为是自己做工作的结果呢。

听了李克山的反映后李智很生气。贡存义这个样子，崔惠平还向他推荐升任乡党委书记，这不是故意拿一个乡的工作开玩笑吗？想下到他信任的乡党委书记，关键时刻会往火坑里推他。

下午崔惠平来了。他敲了敲门，李智喊了一声进来。看到是他，李智故意不理睬，低着头整理桌上的东西。桌上有各级领导写来的信，过去这些东西他是不避着崔惠平的，现在他要收拾起来。

崔惠平并不着急，慢悠悠地坐在那里等李智开口。收清桌上后李智才问：你来这儿干什么，有事儿吗？

崔惠平笑嘻嘻他说：我是来听批评的。

李智问：我批评你什么？

崔惠平说：批评我太过领导着想，不为自己着想。

李智这回是真气了：你还有脸说，你不为自己着想？你说说，你为我

着想什么了？你给我推荐了多好的乡党委书记，那是为我着想吗？你这么推荐是什么目的，拿我李智当什么人？我李智待你不薄，你就这么回报朋友？更别谈党性原则，一个乡的发展了。

崔惠平低头听着，他知道必须让领导训斥够了才能解释。

李智忽然想到，崔惠平可能接受了贡家的好处。

他越发严厉起来：你给我老实说，贡天华给了你多少贿赂？你他妈要是没拿人家的好处，能办这种混蛋事儿吗？

这回崔惠平认真了，他站起来：我以我的党性。

人格做保证，绝对没有。不信领导可以让纪委审查我。

李智和他对视了片刻，相信了。他说：那你为什么这么干？

崔惠平说：因为我不想给你出难题。

李智说：这话怎么讲？

崔惠平说：这还用我讲出来，你心里还不清楚吗？

李智说：什么意思，你莫非对我的人格产生了怀疑？

崔惠平说：不。我只是替你担心。你想想，省委书记给你打了电话，点名要让贡存义当乡党委书记，你能不听吗？你不听，能在皮县干长吗？不用你张嘴，由我把这话说出来，还不是为你着想？我崔惠平要是为自己，才不愿从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呢。退下来的干部有几个心情愉快的？

李智坐下来，他的气已经消了。

他问：你怎么知道省里给我打了电话？

崔惠平犹豫了片刻才说：贡存义告诉我的。

李智问：他怎么跟你说的？

他说他们家已经跟省里说好了，地区黄书记也同意，刘书记还亲自给你打了电话，他也同意。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，可我也知道你很为难。这事儿搁在谁身上都是个大难题。我本是想为领导分忧。

倒分出不是来了。

李智说：我根本没想让他接你，这么大一个乡。

又是你们小辛庄乡，交给他我能放心吗？我当时倒是想让他接季克山，交给你好好带带他。

崔惠平说：说实话，这时候我就有私心了。你想，他的目的是当书记，安排他当乡长，他能满意吗？

他要是不满意，我再当书记，这个书记能当好吗？与其让他把我搞下去，还不如现在就让位呢。

李智说：他没给你许什么愿吧？

崔惠平说：许了。让我在县里各科局挑地方，由他们去运作。只要我让出这个乡党委书记，他们一定让我有个满意归宿。

李智站起来踱到窗前，说：你口口声声为别人着想，看来还是为自己着想啊。

崔惠平说：可是，你知道我跟他挑的是哪儿吗？

我跟他挑的是方志办，一个最没权的地方，我看透了，不想在政界干了。在方志办好好看几年书，做做学问，比什么都强。再过几年，我就该退了。

李智说：你能退，我往哪儿退？

崔惠平说：李书记，你就答应了他吧。你顶不住他们，这些人势力大

得很。我替你反复想了，就是你能顶住他们，付出的代价也太大。你现在正年轻，是干事业的好时候，咱们皮县这些年发展也不错，再努一把力，就能进入小康县了。为了这么个人把这一切毁了，不值得，人生能有几个黄金时期？

李智说：谢谢你提醒我，你是不是把他们估计得太高了。顺便告诉你一声，省委刘书记并没给我打过电话，打电话的是陈厅长。

崔惠平说：那不是一样吗？

遇到为难的事下做决定，静待事态发展，这是李智常用的办法。

这种办法寄希望于对方没耐心，拖不起，熬不住。可这一次对手是贡家，李智显然打错了主意。

周末，平坝县的赵亚雄打来电话，约他在一起坐一坐。他问：在哪儿坐？是去平坝县，还是来我这儿？

赵亚雄说：还是回市里吧，顺便还能回家看看。

李智也想回家看看。上次开会后，已经两个星期没回家了。另外，他也想躲躲县里这些跑官的人，回去跟赵亚雄聚聚；说不定他还能出点儿主意。想到这儿他跟赵亚雄约好了见面地点。

他们定了个不大起眼儿的餐馆，叫避暑山庄。

店面不大，地点也僻静，里面只有一两个雅间。李智走到餐馆时，看到赵亚雄正在门口等他。

如果不是赵亚雄领着，他真不知道餐馆后面还有一处更僻静的地方，这里的条件简直是星级的，比市里的五洲大酒店一点儿不次。他笑着问赵亚雄：

你怎么找到这么好一个地方。

赵亚雄说：这哪是我找的地方，是你们皮县人的据点。

李智说：我们皮县人，我怎么不知道？

赵亚雄说：要不怎么说你官僚呢。

正说着话，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接着是一阵爽朗大笑：李书记来了没有啊？

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贡天华。李智心里叫苦不迭，赵亚雄这回是坑他来了。他站起来说：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贡老板来了。快请。

贡天华走进雅间，伸出一双肥厚的手紧紧握住李智的手说：早就想跟李书记坐坐，真得感谢赵老兄给了我这个机会。

李智说：你是大忙人，比我们这些人时间宝贵。

上回给天华中学剪彩，我以为你怎么也得去呢，结果我白跑了一趟。

贡天华说：这就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啊。

赵亚雄把他们让到主位上，自己在旁边作陪。

说：这年头，经商的羡慕从政的，从政的羡慕经商的，其实谁都不容易，互相理解吧。

李智知道他在给这顿饭定调子，他想，真要能达到互相理解也不错。既然已经坐在一起，还不如索性把这顿饭吃好。

当贡天华点菜时，他还是吃了一惊。这顿饭住少了说，也得五千元。他对贡天华说：贡老板，这么个吃法，我就有思想负担了。

贡天华说：踏踏实实吃你的，一万块钱的饭我都请过，算不了什么。

钱这东西活不带来，死不带走。

留着有什么用？跟朋友在一起，把钱花了，这就是最大的幸福。这是我的人生哲学。

赵亚雄看出李智不高兴，说：今天不让贡老板结账，我请客。

贡天华并不在乎，接着刚才的话题说：人这一生，无非是名利二字，名跟利相比，我更看重名。利留不下，名能留下。我就羡慕你们这些从政的，把一个地方治理好了，老百姓都说好。这就是留下了好名声，比我们强啊。

李智原来以为他要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才切入正题，想不到这么快就开始了正面进攻。他反驳道：

这话也对也下对。从政也罢，经商也罢，都能留下名。你看看李嘉诚、曾宪梓，哪一个不是经商的。要我说，人最关键的是找对自己的位置，不是经商的材料，就不要经商。像我，就当不了你这个老板。反过来，不适合从政的人勉强从政，不光留不下名，反而倒可能把名给毁了呢。

菜已经上来了，贡天华没有再往下说，举起酒杯说：今天有幸跟二位县大爷坐在一起，我先干为敬。

你们随意。

接着赵亚雄干了，李智只好也干。三人杯子都见了底，彼此朝对方亮一亮，做出一副豪爽状，其实心里都在琢磨对方。

李智想，只要贡天华不明着向他要官儿，他就装糊涂，凑合着把这场酒喝完，主动权就完全回到了他手上。

李智跟贡天华的关系，以前还是不错的。贡家是率先致富的典型，李智一到皮县，当然要支持他们，鼓励他们。那时贡天华也不像现在这么咄咄逼人，很懂得尊重领导。

他们之间出现问题，是在前年夏天，当时县委盖了两栋宿舍楼。正县级领导四室一厅，每套房子集资六万。副县级领导三室二厅，集资五万。县里好些干部都觉得手紧。

皮县虽然是富县，却因为基础建设开支过大，财政一样吃紧，县委决心要带个好头，坚持按规定集资。有一个副县长跟他开玩笑说：这么集资，不是逼着我们腐败吗？

李智当时没在意他的话，到了晚上，贡天华就拎着为提包找到他，大概他以前送钱没碰见过拒绝的，一上来就很自信：李书记，听说县里分房要交款，我估计你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，特意给你带来点儿，算是我的一份心意。

李智面对这份心意，心里紧张。他不是怕禁不住诱惑，而是怕拒绝得大生硬。贡天华在县里也是一号人物，硬堵回去肯定不是滋味。想到这儿他装出轻描淡写的样子说：县里分房我没打算要，现在我爱人还在市里工作，将来调过来再找房子也不晚。

谢谢你的这份心意，钱你先拿回去，什么时候我缺钱了，再跟你张嘴。

贡天华却不理解他这份苦心，不依不饶他说：我既然拿来了，怎么能再拿回去呢。

别管你爱人调不调来、房子你都要要，别的县领导也要了，你怕什么。

钱你快收起来，省得进来人，又要说咱们闲话。

李智对他的这个“咱们”非常反感，虽然他一直在想，怎么才能拒绝得委婉，到了这时也不由得严肃起来：老贡，你想想，我是县委书记，你

是县里第一大富翁、我能拿你的钱吗？你可以到我工作过的地方打听打听，看看我有没有这种名声。

贡天华说：我知道你是个清官，可你也别以为我是想收买你。实话跟你说，要是想收买，哪一级的领导我都能收买，只怕还轮不上你呢。我贡天华不是那种人。我一番好意、你要是误解我，我就拿走了。

这一来李智反而好像对不起他似的，再三跟他解释：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什么时候缺钱了，我一定跟你说。

看到他脸上一缓和，贡天华又把提包放下了。

还说要是不把包儿留下，就是看不起他。

李智发现，如果不把话说坚决，这份礼是推下出去正。想到这儿他再一次把脸沉了下来：老贡，话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，这是原则问题。你要是不把包儿拿走，我就只能把钱交上去了。

贡天华说：得，得，你别说了，包儿我拿走，也算认识了一个廉政官员。说完沉着脸走了。

从那以后，两个人明显冷淡。在一些场合见了面，李智只好主动跟他打招呼。两个人拉一拉手，贡天华就再也不理他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县里传出李智好些谣言，李智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大部分谣言都是从小辛庄乡刮过来的，他很气愤，却无可奈何，只好装着看不出来。

贡天华的脸变得倒挺快。现在他好像把过去的沥梧全忘了，喝酒时一再说：李书记，我就佩服你这样的干部，不瞒你说，从省里到县里，各类领导我都打过交道，像你这么廉洁的少，我是真心佩服你。

李智说：我倒不求别人佩服，能做到理解就行了。现在当一个好官真难啊，腐败了招人骂，廉洁了也得罪人。

贡天华说：廉洁的干部还是得人心正。就是有些暂时不理解，过一段时间也能理解。

我前些日子还跟我们家老二说过，你要是想从政，就得向李书记学习，当一个真正正好官。

李智意识到，对方又开始切入正题了。

李智不想正面交锋，吃着人家的饭，喝着人家正酒，把气氛搞僵了不好。想到这儿他决定把话题岔开，说：你的子女都有出息啊，我的孩子就不行。我常年不在家，教育全靠他母亲一为人。女人是管不出孩子来的，过去讲严父慈母，家里没一个唱黑脸的不行。

贡天华说：其实我也没什么教育方法，就是因势利导。仁义礼智信，我这五个儿子有四个愿意经商。

只有老二想从政，其实我更希望他经商，可我就不干涉他。我对贡存义说，咱们家要能出为好官，也算祖坟上冒了青烟，只要有决心，爹在外面还有几为政界的朋友，一定让你如愿。

贡天华不但把话题又拉了回来，还表明决心，要让他儿子如愿。李智无法接他的话茬儿，转过脸对赵亚雄说：今天我喝多了，觉得头有些晕。

赵亚雄踩着他的鞋，不让他把事情搞僵了，说：

今天这酒不错，要喝就喝个痛快，每天在县里应付酒场，难得能三两个知心朋友这么畅所欲言，索性多喝点儿也没什么。喝吧。

如果这不是赵亚雄，李智简直以为对方是存心害他。

贡天华说；李书记，我知道你现在很为难，我也替你想了，所以才让上面说了话。

我的本意可不是拿上面压你，只是给你提供为理由，让你在常委里好说话。

话说得这么露骨，李智无法回答，只好含糊他说：赵亚雄，咱俩在一块儿工作多年，你说，我是那种不讲义气的人吗？老贡，这事你就别操心了。儿女正事，就让他们自己闯去，你能管他一辈子？

贡天华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：李书记，你不可能在皮县呆一辈子吧？我早就替你想好了，这几年你能提上去，在地专级领导中还是年轻的，将来还有更大前程。要是赶不上这个坎儿，再能干也上下去了。

我贡天华是为热心人，愿意送佛送上西天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到时候你就说话。

李智点了点头，说：那就借你吉言了。

贡天华又说：不是我吹，咱们县经我手送出去的干，少说也有七八个人。原先的庞书记、曹书记，他们怎么当正副专员？我贡天华没白让人办过事！

回家的路上，李智吐了一次。他意识到喝多了，使劲儿回想酒桌上说没说过头话。

直到确信没许过愿，才放松下来。

爱人见他醉醺醺地回来，急忙给他擦脸、洗脚，扶他躺下。李智闭着眼睛躺在那里，心里体味着妻子的温柔。哪怕你不县委书记，爱人也不见得对你贤惠。赵亚雄的老婆就是个有名的母老虎，记得他刚当上常阳县常务副县长时，一回家就让老婆抢白了一顿：别在家里摆你这个县长架子，外边求你办事，你是县长，在家里我又不求你办事。

跟赵亚雄的老婆一比，李智的爱人识大体，顾大局，是为真正的贤内助。李智常说：皮县正成绩有我的一半，也有你的一半。

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，只记得爱人在他脸上轻轻吻了一下。睡梦中他依偎在爱人营造出的温馨里，甜甜得像个孩子。

早晨醒来，爱人已经把孩子送到了县文化馆的书法班。李智看了一眼闹钟，已经九点半了。

爱人穿着针织内衣坐在他身边，凝神看他。李智知道她的意思，如果他要求：爱人就把内衣脱下来，如果他觉得累了，就这么在身边说话。

李智没有欲望，不过不能不表示一下，把手伸进她衣服里。爱人拿开他手说：你这么累，晚上吧。李智就着台阶下楼，说：这些日子烦透了。

有什么烦心事吗？爱人问。

还不是乡镇调班子的事。上次你说的那为贡存义，在乡里威信很低，还要当乡党委书记，让他到别的乡当，他不干。他爹一方面从上边压，一方面又在县里拱。赵亚雄也跟着贡家起哄，昨天把我骗到饭馆跟贡天华吃了一顿，弄得我很被动。

爱人说：赵书记不为你好，你们这么多年，他还能卖你不成？

李智说：我就是不明白，他掺和这事干什么？

爱人说：还不是怕你跟上边弄僵了，这事你就听赵书记的劝吧。省委刘书记都说了话，你还硬顶着干什么。

李智奇怪了：你怎么知道省委刘书记说了话，谁告诉你的？

爱人说：你们县谁不知道呀，就你还保密呢。我是听你们县的人说的。

李智说：这事真邪了。省里这个电话我从来没往外说过，怎么传得到处都知道了。

爱人说：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，是贡家故意说出去的，就为了让县里人不敢反对他。

李智说：我发现，县里的事你倒知道得挺清楚啊。我可不跟你说过，不许你搞垂帘听政，管好家就行了。

爱人说：不搞垂帘听政，也不能不关心你啊。你想想，你要是倒了霉，这个家不就完了吗？你提拔快了，我们娘儿俩都沾光。再说，刘书记在关键时刻支持过你，你也不能让人家寒心啊！

李智说：不见得是刘书记的意思，给我打电话正是陈厅长。

爱人说：亏你还当了这么多年县委书记，刘书记就是有这意思，能亲自给你打电话吗？只能让他爱人说，你还领会不了这个？

李智低了头。过了一会儿他说：我不相信刘书记会这么做。

爱人说：就算就是刘书记的意思，他爱人的意思也不能下考虑呀，陈厅长如果对你印象不好，刘书记能对你印象好了吗？你想一想，你们县的干部，凡是我反感的，哪一个你能有好印象？

李智出了一身汗。细细一想，在对人的看法上，他跟爱人基本上是一致的。两口子互相影响，谁也不能抵住枕头风。

赵亚雄第二天晚上到了他家。李智看见他进来，有些冷淡。爱人给他们送上茶，又端上果盘，轻轻掩上门走了。

赵亚雄笑呵呵地问：昨天回来不不是骂我了。

李智淡淡一笑：喝多了，回来我就睡了觉，哪顾得上骂你。

赵亚雄说：我今天是来请罪的，有什么气冲着我撒吧。

李智说：没什么气，就是不明白你怎么跟贡天华搞到了一起。

赵亚雄正色道：这话可冤枉我，我完全是替你老想。

李智说：也许你是好意，不过我真正很为难。他那个儿子在乡里没人缘儿，都不拥护他，你让我怎么安排？让他到别的乡去，他又不同意。

赵亚雄说：记得上次开会时我跟你说过，去年地委曾打算把你调到人大当秘书长，皮县一个神秘人物知道消息后，连夜给刘书记打了电话，刘书记第二天才去了皮县。你知道这个神秘人物是谁吗？

赵亚雄说：就是贡天华。

李智怔在那里。不可能。我倒觉得，那些风浪说不定是他兴起来的呢。

赵亚雄说：他们这些人，也能成事，也能败事，全看你怎么利用了。

李智问：他为什么要帮我？

赵亚雄说：这就难说了。你们过去有点儿不愉快，他跟我说了。你拒绝了他，他不高兴，后来听说你也拒绝了别人，他就不在乎了。也许他知道了咱俩的关系，觉得我能劝你，才下决心支持你。

李智问：你跟他什么关系？

赵亚雄说：他的小儿子贡存信，跟我女儿在省工业大学一个系。现在已经确定了关系。这事我们两家也是刚知道的。

李智愣了片刻，说：恭喜你啊，有这么个能通天正好亲家，你将来非官运亨通不可。

赵亚雄说：好啊，我跟你推心置腹，你还讽刺我。

我不说了，告辞。

李智拉住他：别，我还得求你帮我做工作呢，既然你跟他是一种关系，我就好说话了。你劝劝他，让他别再往上拱了。他那个儿子不行，像小辛庄这样的乡，我真不敢交给他。他爱子心切我理解，这么搞反而害了他儿子。

赵亚雄说：你真糊涂，贡天华能轻易改变主意吗？再说他对贡家怎么发展，本来就有一本账，贡存义不过是这计划的一部分，我不可能劝动他。我劝你是为你着想。既然命运给了你这个机会，为什么不利用好？不是谁都能搭上贡天华这层关系的。

李智苦笑了一下：我说你怎么这么起劲儿呢。

赵亚雄说：昨天喝酒时，贡天华已经说得够明白了。贡存义的事情解决了，他就想办法帮你。你别以为这是跟你搞交换，他是真心佩服你。他在皮县经过了几任领导，觉得最有能力、最有事业心的就是你。俗话说，一个好汉三个帮。多这么一个朋友，对你有什么不好？

李智说：可是，你还记得咱们在常阳县时说过的话吗？

赵亚雄想了想说：在常阳说的话多了，我知道你问正是哪一句。

李智说：当时县委老乔非要提一个女的当副县长，咱俩坚决反对，最后终于没提成。

那时你跟我说的什么？如果我答应了贡天华，你说，我跟当年的老乔还有什么区别？你还能看得起我吗？

赵亚雄说：那是1992年，现在时代已经变了。

李智说：我看不人变了。

赵亚雄说：时代变了，人就要变。你想不想干大事业？想不想有一番作为？那你就得先上去。如果提不起来，什么事你也做不成。就是这些看不惯的事，你也管不过来。

老弟，话我已经给你说透了，哪个轻，哪个重，你再掂量吧。

说完，赵亚雄有些不高地走了。

返回县里后，李智对秘书说：谁找我也不见。

过些日子，县里要召开全县干部大会，宣布各乡镇的领导班子。李智打算在会上讲一讲在干部任用上的腐败现象。这一段时间，他心里憋了很多话，想讲出来。他把自己反关在屋里，决定不用秘书，自己动手写。

写着写着，发现这个话并不好讲。

过去，他有一千条理由反对赵亚雄的观点。现在又有一千零一条理由怀疑自己。不管他多么有正义感、责任感，都不能不正视这一点：保护不了自己，就什么也谈不上。

安排贡存义毕竟是小事，跟全县的发展一比，小辛庄乡又算得了什么？把这个乡交给贡存义，贡家也未必就想把它搞垮了。

他想象贡存义真当了小辛庄乡的乡党委书记，乡里的老百姓会怎么看，也许人们会不满，可是过一段时间，不满就会忘记。如果贡存义犯了错误，触犯了刑律，你还可以讲要坚决打击，毫不手软。

你仍然可以在大会上讲，反对任人唯亲，任人唯上。你仍然可以说，要抵制在干部任用上的腐败现象，要坚决反对买官、卖官、跑官、逼官。

你说一套，做一套，没有人追究你。讲话结束时，人们还会给你鼓掌，因为你满足了一些人的愿望，另一些人则是跟着拍手的。

可不，答应了贡存义，还有刘存义、王存义……

你能都答应吗？你开这个口子，县里别的领导也跟着开，你堵不堵？堵，能堵得住吗？如果一个县的干部都这么安排，皮县成了谁的天下？

接下来的问题是，县里还有那么多正派干部，他们怎么办？他们以后怎么做人？怎么为官？走什么道路？

李智把笔扔了。自己还想不明白的事，怎么给别人讲？

他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街市，平时他喜欢这么凭窗眺望，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常常让他莫名的感动。这些老的少的，花枝招展的，脚步匆匆的，就是他治下的老百姓。

他们过的日子好不好，可能就在他一个念头的变化上。

可惜老百姓决定不了他的命运，他的升迁掌握在上面人的手里。如果他当不成这个官，这些老百姓就不归他负责了。他就一边歇着去了。这就是赵亚雄的道理。

李智清晰地感觉着心里的痛楚，也感觉着自己的渺小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坐到桌前。他毕竟是个县委书记，他不会不懂得起码的是非标准。

文章还是做下去，决心还得下。他的讲话只能是一篇正面文章，让县里干部听了增添信心的文章，不能是一篇让人灰心丧气的文章，更不能是一篇让人骂街的文章。

他决定，让贡存义仍然当副乡长。

下了决心后，李智不愿意在办公室里呆着。他除了开会外，就到乡镇、厂矿里去，因为他怕看见那个红色电话。晚上回到办公室，他也坐在沙发上，不愿意坐在办公桌前。

他远远地看着那个红色电话，不愿意靠近它。

红色电话像一条猛犬，静静地伏在那里。现在，它安静的样子反而让李智有些担心，它应该响了，为什么还不响呢？人家说，不叫的狗才咬人，这份安静是不是意味着一份危险？

当电话响起来时，李智不是紧张，而是松跟口气。它终于来了，等了这些天，终于把它等来了。

李智拿起电话，听见里面是爱人的声音。他很生气，说：你怎么打这个电话，不是告诉过你，让你打那个号码吗？

爱人说：白天打了那个电话，总没人接。

李智说：白天我出去了。

爱人间：贡存义的事你们定了吗？

李智说：我告诉过你，不要管县里的事。

爱人说：我不是管县里的事，是不放心你。怕你上来楞劲儿不管不顾。

李智说：我又不是小孩子。行了行了，你别管。

爱人说：另外我想告诉你一声。贡天华来过家里，我已经答应他了。

李智的脑子紧张地转着：你答应他什么了？

爱人说：我答应……我说你同意让他儿子当书记。

李智气得骂道：皮县是你的吗？想了想他又问：

他没有给家里留什么东西吧？

爱人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……没有。

这几秒钟的迟疑让李智产生了怀疑，又厉声问：

到底有没有？

这一次爱人口气坚定起来：没有。绝对没有。

李智还是不放心，脊背上全是冷汗。他对爱人说：要是收了的东西，你一定告诉我，这可不是小事。

爱人说：你放心吧，没有。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吗？有个黑提包，他想留下，我给堵了回去。

李智跟她发脾气道：如果你拿了的东西，就是害跟我，你想一想，皮县是能让我们拿着做交易的吗？

爱人听他发够了火儿，幽幽他说：行了，你也别生气了。他拿了一个提包，我没有留，还拿来一些营养品，我留下了。既然你不愿意，我负责给他退回去。是赵亚雄的老婆领着他来的，我再还给赵亚雄老婆就行了。

李智说：现在就还，还了以后立刻打电话告诉我。

爱人说：我不是想要他的东西，是怕得罪他。李智你想，自从地委王书记调走后，你在上面还有什么人？皮县这么复杂，你上面没根子，下面再得罪了贡天华这样的人，上下一齐挤你，你在皮县还能呆得住吗？

李智说：好了，好了。赶紧把东西还回去，再给我来个电话。

红色电话又响起来。李智拿起话筒才知道，这才是他又盼又怕的那个电话。

陈爱兰的口气很温和：这么晚了还打扰你休息，不好意思。刘书记开会去了，我一为人睡不着，又想起了你们小辛庄乡的事。怎么样，那个班子定了吗？

李智说：还没定。不过，我已经有了想法，正要给你打电话汇报呢。

陈爱兰说：好，你说。

李智极力把话说得委婉、诚恳，他说：陈厅长，接到你的电话后，我到他们乡去了一趟，跟下面也做了工作，打算让他担任乡党委书记。可是，下面对他反映大大了，乡里主要领导都有抵触情绪。他自己说话又不注意，到处跟别人说他的职务是省领导说了话的。这一来，下面又产生了逆反心理。要是安排他，其他领导都不愿意在小辛庄工作，把主要领导都换了，工作又要受影响。我实在不好下这个决心。

陈爱兰没有说话。

李智说：你看这样好不好，这一次小辛庄乡的班子先不动，我先做做下面的工作，以后再给他寻找机会。

陈爱兰说：考察也有个观点问题。我下去听见的情况，怎么跟你正好相反呢？是我调查得不细？

李智想解释，陈爱兰打断他说：你不要再解释了，你能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也是好的。

我的意见仅供你参考。反正我们老刘也当下了几年省委书李，他退下来，我们就是老百姓。

李智说：陈厅长，你不要……

李智想再解释，那边“咋咯”一声，已经把电话放下了。

李智几乎一夜不眠，开始是等爱人的电话，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他只好往家里打。

家里的电话总没人接。看来爱人出去还没回来。他只好躺在沙发上等着，半夜里朦朦胧胧刚睡着，电话终于响了。

李智拿起话筒，爱人气喘吁吁地告诉他，已经把贡天华的东西还了回去。贡天华还没走，她和赵亚雄的老婆赶到九洲宾馆，把东西硬留下了，贡天华很不高兴。爱人说：这回咱们把他得罪苦了。

李智说：得罪就得罪吧。

爱人说：你等着吧，皮县安定不了。

随着爱人的话，种种凶险在他脑海里出现，他设想着一个又一个应对之策。天亮时他发现，所有的设想都是那么笨拙，失眠已经使他的智力降到了最低点。他还来不及懊丧，就听见外边门响，秘书已经来上班了。

他把写好的讲话稿交给秘书去打印，然后一个人离开了办公室。

他手里拿着一本皮县县志，上面的名宦篇里记载着从元至清，皮县的五十多位县令，他想研究这些人在皮县的得失和他们的性格、命运。他发现，那些经常违拗上级的，大都没有好下场。

县委办公大楼后面，有两排平房，一排是县文联，一排是县地方志办公室。李智走进方志办的资料室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站起来，他说：李书记，你怎么来了。

李智说：老魏，我来给你还书。

老魏说：你打个电话，我去办公室取就行了。

李智说，我还有一件事，想请你帮个忙，老魏原来是县中学的语文教师，前几年因为某学生自杀受人诬陷，被开除了公职。李智到皮县后不久了解到他的情况，指示有关部门查了他的案子，平了反，又把他调到了方志办工作。老魏非常感激他。听说他有事要让帮忙，老魏说：李书记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你就尽管言声。

李智这时又不好说了。沉吟了片刻，他问：你知道咱们县最近要调整乡镇领导班子吗？老魏说：知道，这事在县里早嚷嚷开了。

李智问：人们都怎么说？

老魏说：人们都说，贡天华的儿子这次要提拔为小辛庄乡的党委书记。还说为了这件事，贡家给你送了二十万元。有些人甚至说，县委调乡镇班子，就是为了收礼。有一个顺口溜说：要致富，提干部。李书记，这都是那些提不起来的人瞎编的，你别生气。

县里没几个人相信这话。

李智说：我找你就是这事。你立刻给省委刘书记写封检举信，就反映我收了贡家二十万元现金，要提贡存义当乡党委书记。

老魏愣了：李书李，那不是害你吗？我老魏决不做这种事。

李智说：这不是害我，是帮我。就照我的后做吧，详细情况我以后再跟你解释，写的时候用繁体字，多用些文言，但要把意思说清楚。最后不要属真名。你把信直接寄给省委田俊涛秘书长，他肯定会转给刘书记。记住，这事跟任何人都不要说，也不要跟家里人说。

老魏点点头。

李智再一次说：要快。

老魏说：你放心吧。

临出门时李智又说：将来你续写县志的话，把这件事也写上。不过，现在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

一周后，省委刘副书记打电话给李智，说：我这里收到一封信，说你收了贡天华的巨款，要提他儿子当乡党委书记。

李智说：刘书记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们县从来没打算提贡存义当乡党委书记，不但我没有，别正常委也没有这想法。

刘书记说：那我就放心了。容易地委正准备提拔你为地委副书记，材料刚报上来，这时候你不能给我出任何事情。明白吗？

李智说：我知道。

